

但以理书 - 第三十五号

揭开预言框架的面纱：威廉·米勒的洞见与引向哈密吉多顿的三大毁灭势力

Jeff Pippenger

2023-12-30

在“末时”，即1798年，但以理书——更具体地说，乌莱河边的异象——被解封了。这异象宣告查案审判于1844年10月22日开始。成为这一真理根基的经文是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被拣选来确认信息已经解封的使者威廉·米勒，并未完全明白与这异象有关的一切真理，但他完成了所托付给他的工作。

当米勒开始研究预言的话语时，他逐渐明白了一些在圣经中被识别并确立的预言解经规则。这些规则后来被编订成文，并被称为“威廉·米勒的解经规则”。这些规则蒙启示所印证，并被指明为将在星期日法令时宣告执行审判开始的人所要使用的规则。米勒作证说，他从圣经的起头开始研读圣经，并且只有在明白了当时所考察的内容之后才继续往前。由此不难看出，米勒所认识到的、与他将要指出在1844年应验的信息有关的第一个时间预言，就是《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

启示告诉我们，天使加百列与其他圣天使一起，引导了米勒的思想；正如加百列曾引导但以理、写启示录的约翰以及圣经中一切先知的思想一样，因为撒但所丧失的职分已经交给了加百列。加百列的职责也体现在撒但起初的名字“路西弗”上，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明的携带者”。加百列把预言的亮光带给了米勒，他顺从这光，传扬了那宣告1844年10月22日查案审判开启的信息。

后见之明使那些愿意了解威廉·米勒工作的人认识到，他曾被赐予对预言之道的某些洞见，这些洞见成为他整合那关于即将临到审判的信息的钥匙。其中一把钥匙，是他认识到在预言的应用中“一日代表一年”。另一把钥匙，则是一个预言结构，他借此来安放并对齐他所发现的各条预言线。该结构以两股使神的子民和神的圣所荒凉的撒但势力为基础。米勒的一切发现都被置于这一预言结构之上；这一结构所代表的是这样一段历史：先是异教，继而是教皇制度，它们先后践踏神的圣所和神的子民，自古代以色列起，直到基督再来。

那套预言结构使他能够准确地识别确立1844年10月22日为审判开启之日所需的一切真理。但那一真理是有限的，因为他在预言历史中看不到继异教主义与教皇主义之后的第三个迫害权势。他无须看见那一真理，因为他的工作是宣告1844年10月22日，而关于第三个迫害权势的亮光将在那日期之后被解封。

在他将其预言理解建立在由两大荒凉权势——先是异教罗马，继之教皇罗马——构成的架构之上时，他也认为《但以理书》中被译为“the daily”的那个词，是异教或异教罗马的象征。“tamid”一词被译为“the daily”，在《但以理书》中共出现了五次。它总是与一个米勒正确地理解为代表教皇制度的象征一同使用。那个与“the daily”总是相连的教皇象征，有两种符号来表示。无论采用哪一种，这两个关于教皇权的符号都指向教皇制度；然而，但以理使用被译作“the daily”的“tamid”一词时，它总是与教皇的符号连用，并且位于其之前。米勒对《但以理书》中“the daily”的理解，成为他所见之架构的基础；该架构建立在两大荒凉权势之上，即先是异教主义，其后是教皇主义。米勒把《但以

理书》中的“the daily”界定为异教,这一主张注定会在复临主义内部引发一场巨大的争论,其开端出现在复临主义的第二代,而这一代始于1888年。

米勒所发现的并构成对1844年10月22日之理解的第一条预言真理,是《利未记》二十六章中的“七次”;而它也是米勒所确立的诸真理中,第一个在1863年遭到拒绝的。那次拒绝开启了复临运动的第一代,当时他们开始在老底嘉的旷野中漂流。第二代始于1888年的明尼阿波利斯总会大会;在那里的叛逆之后,在其后果之中,将米勒把“常献的”界定为异教之物的见解加以拒绝的撒但工作,于1901年开始。关于“常献的”的正确理解,直到那位女先知去世之后才被完全搁置;她曾指出,那种在反对米勒关于“常献的”的正确见解时所鼓吹的观点,是由“从天上被逐的天使”所传递的。完全的拒绝发生在第三代,大约在1931年。第三代始于1919年圣经会议结束后不久W. W. Prescott出版的著作《基督的教义》。1919年,第三代开始,并一直延续到1957年《教义问题》一书的出版。

在米勒的工作被确立,并在哈巴谷的两块版(1843年和1850年的先锋图表)上清楚地表明之后,主就开始启示这样一个真理:还有一个第三个使人荒凉的权势,将继异教与教皇制度之后兴起,也要迫害上帝的子民。

借着异教,而后又借着教皇制度,撒但在许多世纪中施展他的权势,企图将上帝忠信的见证人从地上除灭。异教徒和教皇党人同样受那龙的灵所驱使。他们的不同仅在于,教皇制度假托事奉上帝,因此是更危险、更残酷的仇敌。借着罗马教的媒介,撒但俘获了世界。那自称属于上帝的教会卷入这迷惑的阵营,而在一千多年里,上帝的子民在龙的忿怒之下受苦。当教皇制度被剥夺了权势,被迫停止逼迫的时候,约翰看见有一种新的权势兴起,响应那龙的声音,继续推进同样残酷而亵渎的行径。这股权势,这将要最后同上帝的教会和律法争战的,被象征为一只长着羊羔样两角的兽。先前的那些兽是从海里上来的,这一个却从地上上来,表示所象征的那个国家是和平兴起的。“两角如同羊羔”恰好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品格,这种品格表现在两项根本原则上:共和主义与新教。这些原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之力量与繁荣的秘诀。最先在美洲海岸找到庇护的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到达了一个摆脱了教皇制度傲慢主张与君主统治暴政的国家。他们决心在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的广阔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府。时代的迹象,1899年11月1日。

米勒未能看到第三个迫害的势力,因此他的体系并不完整,然而却完全足以完成他所要做的工作。怀爱伦姐妹指出,米勒是神所拣选的使者;在他的工作上,他被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所预表,在他蒙召承担这项工作上,他被以利沙所预表,而在他的死亡上,他被摩西所预表。在神圣历史中,极少有人有这样的受启示评论——天使在其坟墓旁等候要使他们复活——但这正是关于米勒的评述。他的工作受限于他被兴起之历史这一事实,并非对米勒的贬损,而只是必须承认的事实,若要在神预言之道的真光中看待他的工作。

米勒得到了来自天使的明确指引,使他能够建立一个以两种施行荒凉的权势为基础的预言框架:先是异教主义,随后是教皇主义。因此,凡是指认这两种权势所造成的荒凉之后历史的预言,都被米勒误解了。然而,那些误解都没有出现在哈巴谷所说的两张神圣图表上,在那里,借着米勒的工作所建立的根基以图示方式被呈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可以记载说,1843年的图表是由主的手所引导的。

主向我显明,1843年的图表是由他的手所指引的,其中任何部分都不应被更改;那些数字正如他所要的。他的手覆在其上,隐藏了某些数字中的一个错误,使得无人能看见它,直到他

把手移开.

后来我看见,关于“常献”,其中“祭”这个词是人凭自己的智慧添上的,并不属于经文;而且主已将关于它的正确看法赐给那些发出“审判时刻呼声”的人.1844年以前,当众人仍然合一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一致持守对“常献”的正确看法;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人们接受了其他看法,黑暗与混乱随之而来.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1日.

米勒在天使指引下所汇集的真理是由主所引导的;并且在对1843年图表的认可之中,启示也表明米勒关于“the daily”代表异教主义的理解是正确的.希伯来词“tamid”(译为“the daily”)在《但以理书》中出现五次,它始终表示先是异教主义、继而是教皇主义这两种带来荒凉的权势之间的关系.

米勒将“常献的”理解为异教的象征,这一点在他所采用的预言框架中至关重要;因为“先异教、后教皇权”这一顺序关系,成了他使所有他所受引导而理解的预言相互对应时的参照点.

在1798年的“末时”,《但以理书》的封印被揭开;而怀爱伦姐妹认定为复临运动“中心柱石”和“根基”的主要经文,是《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四节.

“在一切经文之中,那曾既作为复临信仰之根基、又作为其中心支柱的经文,乃是这宣告:‘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 [但以理书 8:14.]”《善恶之争》,409页.

第十四节是对第十三节的回答,而这个回答脱离问题的上下文就毫无意义.

随后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关于常献的燔祭和那造成荒凉的罪过,使圣所与军旅都被践踏在脚下的异象,要到几时呢?”他对我说:“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 8:13, 14

这两节经文象征着在1798年“末时”但以理书被揭开时所带来的知识增长.第十三节指出了米勒据以建立其预言模型的两种荒凉之权势.米勒将第十三节中的“常献的”认作异教,将“使荒凉的过犯”认作教皇制度.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天使引导米勒认识的那个预言模型,就标示在这两节经文中,而这两节经文代表了1798年在历史上出现的知识增长.然而,米勒并未得以看见下一个将登上预言舞台并迫害上帝子民的权势.

我看见那二角兽有龙的口,它的权柄在它的头上,法令将从它口中发出.随后我看见淫妇之母;那母亲并不是那些女儿,而是与她们分开、截然不同.她曾有她的时日,但已过去;她的女儿们——新教各宗派——随之登场,奉行与母亲在迫害圣徒时同样的心思意念.我看见,随着母亲的权势日渐衰微,女儿们却在壮大;不久她们将行使那母亲曾经行使的权势.Spalding and Magan, 1.

米勒看不见第三个权势,这迫使他得出了明显错误的结论.米勒把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海兽认定为异教罗马,把地兽认定为教皇罗马.他对启示录第十七章的应用也有缺陷,原因是他看不见延伸到第二个使地荒凉的权势——教皇制度——之外的预言历史.为此,当米勒在但以理书的预言中辨识罗马权势时,他把罗马视为一个分为两个阶段出现的权势.那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准确的应用,但这也使他无法把圣经预言中的诸国理解为超出以罗马所代表的第四国的范围.他看见并指出罗马这第四国有两个阶段,即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却没有看出教皇罗马同时也是第五国,而后还会有第六国.

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米勒派把圣经预言中第五国度的要素与第四国度混为一谈.从基本层面看,他们应用是正确的,但并不完整,因为圣经预言中关于这些国度的首次提及必须与最后的提及相一致;耶稣作为阿拉法和俄梅伽,总是以起初说明结局.由于看不出两个相继的国度之间的区别,米勒便无法认识到:《启示录》第十二章是在指称异教(龙);而《启示录》第十三章中的海兽是教皇制(兽),同章中的地兽则是背道的新教(假先知).

米勒无法把《启示录》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的龙、兽和假先知看作三个相继的王国,因此按照他的预言逻辑,不得不认为这两章并非对引导世界走向哈米吉多顿的三大势力的连贯描绘.米勒所得的亮光是为他那一代人预备的完全之光,而他那一代人也因这光而受了考验.

关于三个使荒凉的势力(龙、兽和假先知)的亮光,于1989年的“末时”赐给了“Future for America”.随着苏联的瓦解(应验了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那段因此被解封的但以理书经文,乃是第三位天使的亮光;而米勒所领受的是第一位天使的亮光.但以理书十一章的末后六节,被视为“Future for America”运动的根基与中心柱石;而十一章四十节则概括了那道亮光,正如但以理书八章十三、十四节概括了在米勒派运动中被解封的亮光一样.

到了末时,南方的王要攻击他;北方的王要带着战车、骑兵和许多战船,如旋风一般来攻打他;他必进入诸国,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但以理书 11:40.

这节经文指出,一场战争在1798年的“末时”开始,战争双方是南方王与北方王.南方王代表无神论的法国,正是在那一年,法国给教皇权造成了致命伤.教皇权在此被表为北方王.就预言而言,1798年的法国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个王国中的十分之一.这十个王国代表异教罗马,而异教罗马代表那龙.教皇权(北方王)则代表兽.这节经文指出,那位在经文开头已被击中致命伤的北方王(教皇权),最终将报复南方王(无神论之王).当教皇权付诸报复之时,无神论之王已从法国这个国家,转移到了苏维埃联盟(苏联)这一联盟.法国是一个国家,然而当教皇权在经文中对南方王进行报复时,南方王被称为“列国”,正如前苏联一样.

当北方之王(教皇制)进行反击时,它带来了“战车”、“马兵”和“许多船只”.战车和马兵象征军事力量,船只象征经济力量.为了推翻苏联而与教皇制结成不圣同盟的权势是美国,而《启示录》第十三章所指出的美国的两种力量,被界定为它凭借武力和经济手段强迫全世界接受教皇权的印记的能力.没有这印记,人们将被禁止买卖;更进一步,没有这印记,人们将被处死.

第40节直接指出了龙(南方王)、兽(教皇权)和假先知(美国).关于1989年“末时”的基础经文,指出了三股使地荒凉并将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的权势,正如米勒运动的基础经文曾指出两股使地荒凉的权势:先是异教,随后是教皇主义.

这节经文以南方王与北方王之间的一场争战开始.在经文的开头(1798年),南方王占上风;但随后,北方王予以反击,并战胜了南方王.这节经文的开头标志着北方王与南方王之间的争战;而在经文所包含的信息的结尾,同样的南北二王之战被描绘出来,但结果相反.开头标志着1798年的“末时”,而结尾的那场争战标志着1989年的“末时”.这节经文在其书面见证中带有“阿尔法与欧米伽”的署名——起初与末后.

这节经文的实际历史延续到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一直贯穿到第四十一节所说的星期日法令.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现代巴比伦的三重联合是由一连串迅速的事件促成的.因此,第四十节的历史开始于1798年所受的致命伤,那时推罗的娼妓被遗忘.该节所代表的历史在第四十一节

的星期日法令处完全结束;在那里,致命伤得医治,推罗的娼妓被记起,起始与结束的标记不仅写在这节经文的文字之中,也写在这节经文所代表的整段历史之上.这节经文所标示的预言框架并非仅仅建立在异教(龙)与教皇制(兽)之上,而是指出了那三大荒凉权势的结构,它们将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

米勒的预言框架宣告了上帝查案审判的来临,而Future for America的预言框架则宣告了上帝执行审判的来临.在1989年的“末时”,当苏联解体、《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被开启之时,一个三阶段的考验与洁净过程开始了.要正确理解1798年被开启的乌莱河异象,就必须明白这样一个区别:米勒只看见了异教主义和教皇制度,而没有看见背道的新教.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艰难的时期就在我们面前.战争的气息正激荡全球.预言中所说的患难景象很快就会出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几乎已经完全应验.许多为应验这预言而发生的历史将会重演.

在第三十节中,提到了一种势力,‘引用第30至第36节.’

类似于这些话中所描述的场景将会发生.《手稿发布》,第13号,394.